



派蒂·威尔森在年幼时就被诊断出患有癫痫病。她的父亲吉姆·威尔森习惯每天晨跑。有一天戴着牙套的派蒂兴致勃勃地对父亲说:“爸,我想每天跟你一起慢跑,但我担心中途会病情发作。”

她父亲回答说:“万一你发作,我也知道如何处理。我们明天就开始跑吧。”

于是十几岁的派蒂就这样与跑步结下了不解之缘。和父亲一起晨跑是她一天之中最快乐的时光;跑步期间,派蒂的病一次也没发作。几个礼拜之后,她向父亲表

示了自己的心愿:“爸,我心中有自己的路程——我想打破女子长距离跑步的世界纪录。”

她父亲替她查吉尼斯世界纪录,发现女子长距离跑步的最高纪录是 80 英里。当时读高一的派蒂为自己订立了一个长远的“心中路程”:“今年我要从橘县跑到旧金山(400 英里);高二时要跑到达俄勒冈州的波特兰(1500 多英里);高三时的目标在圣路易市(约 2000 英里);高四则要向白宫前进(约 3000 英里)。”

虽然派蒂的身体状况与他人

让我跑完心中的路程

◆ (美国) 杰克·坎菲尔
王志成(编译)

不同,但她在每天的跑步中偶尔遇到感冒或扭脚等身体不适时,都要说“让我跑完心中的路程”,一直满怀热情与理想。对她而言,癫痫只是偶尔给她带来不便的小毛病。她不因此消极畏缩,相反地,她更珍惜自己已经拥有的。

高一时,派蒂穿着上面写着“我爱癫痫”的衬衫,一路跑到了旧金山。她父亲陪她跑完了全程,做护士的母亲则开着旅行拖车尾随其后,照料父女两人。

高二时,她身后的支持者换成了班上的同学。他们拿着巨幅

的海报为她加油打气,海报上写着:“派蒂,跑啊!”(这句话后来也成为她自传的书名)。但在这段前往波特兰的路上,她扭伤了脚踝。医生劝告她立刻中止跑步:“你的脚踝必须上石膏,否则会造成永久的伤害。”

她答:“医生,让我跑完心中的路程吧!你不了解,跑步不是我一时的兴趣,而是我一辈子的至爱。我跑步不单是为了自己,同时也是要向所有人证明,身有残缺的人照样能跑马拉松。”

派蒂终于来到波特兰,俄勒

冈州州长还陪她跑完最后一英里。一面写着红字的横幅早在终点等着她:“超级长跑女将,派蒂·威尔森在 17 岁生日这天创造了辉煌的纪录。”

高中的最后一年,派蒂背着写有“让我跑完心中的路程”的轻便背包,花了四个月的时间,由西岸长征到东岸,最后抵达华盛顿,并接受总统召见。她告诉总统:“我已经跑完了心中的路程——我想让其他人知道,癫痫患者与一般人无异,也能过正常的生



■ 开山凿路 (巴西 阿尔维斯)



真情无价 ◆ 林铮(编译)

我在一家全国有连锁店的便利店工作。每年我替公司做大量的管理培训。我们举行各种讲座,讲题之一便是怎样留住优秀的员工。由于服务性行业的薪酬较低,所以对管理层来说,这是个很大的难题。讨论中,我问经理们:“你们怎么会在店里长期工作,直到当上经理的?”一次,一位名叫辛西娅的新经理作出这样的回答:“就是因为一只 19 美元的棒球手套。”

辛西娅告诉培训班的同事们,原先她是抱着临时观念来店里工作,想边干边找更好的岗位。她刚上班两天,接到了 9 岁的儿子杰西的电话。他需要一只棒球手套,好参加学校的棒球训练班。她耐心地向儿子解释,她是个单亲妈妈,赚钱不容易,她的第一份工资要用来付家里的账单。她还对儿子说,也许她拿到第二或第三份工资时就可以替他买手套。

第二天早晨她来店里上班时,经理帕特丽夏叫她到商店后部的小办公室去一下。辛西娅感到纳闷和忐忑:自己做错事啦?还是头一天什么活忘了干啦?

帕特丽夏递给她一个盒子。“昨天我无意中听见了你对你儿子讲的话。”她说,“我知道,很难跟孩子解释清楚。这是给杰西的棒球手套。他需要了解他在你心里有多重要,尽管你要付账单。你要知道,对于你这样的优秀员工,虽然我们不能再照我们的心思发那么多工资,但是我们真的很在乎你,也想让你知道你对我们有多重要。”

这位便利店经理的体贴入微和对员工的关爱生动地显示了,人们心里更深刻的记忆是,雇主给予他们多少关注,而不是给他们多少钱。这是一个重要的教训,代价只是一只 19 美元的棒球手套。

沙漠中的红领带 ◆ 张维(编译)

穿越大沙漠时,驼队遭遇了一场特大沙暴,一名商人的骆驼被流沙埋没,这名商人却侥幸逃脱。可是不幸的是,商人与整个驼队失去了联系,他在沙漠中迷了路,独自一人在沙漠中行走。

在漫漫的大沙漠中,这名商人行走了两天两夜,最后,他感到已经到了生理极限,两条腿像灌了铅似的再也迈不开步子。更可怕的是由于缺水,商人头昏眼花,随时都有可能倒下爬不起来。就在快要绝望的时候,商人突然看到远处似乎有人影,他心头一阵狂喜,赶紧拼尽全力,向这个人走去。等靠近以后,商人发现一个留着白胡子的老人坐在一张矮小的桌子旁边,桌子上摆着一些领带。

“我快要渴死了,”商人沙哑着嗓子对老人说,“请看在上帝的

份上,给我一点水喝吧!”

“真对不起,我这里没有水!”老人不无遗憾地摊开了双手,“不过我这里倒是有一些上好的领带,150 美元一条。领带的价格虽然贵了点,但是做工、料子都值这个价!你看,这条领带搭配你身上这套服装就非常合适。”说着,老人拿起一条红领带比划着给商人看。

商人气不打一处来,他有气无力地对老人说:“我不需要什么领带,我现在要的是水!我都快要渴死了,这个时候要这些鬼领带有什么用!”

老人非常抱歉地笑着对他说:“请你息怒,你不买领带也没关系。这样吧,我来告诉你哪儿能找到水。”老人一边说,一边伸手指着右前方:“你顺着那个小沙丘一直往东走,大约走两里路的样子,你就会发现那个地方有一个

非常漂亮的小饭店。小饭店里有水,还有面包和其他一些食物。”

听说有水,商人顿时就有了精神,似乎看到了希望。他顾不上说话,赶紧转过身去,强撑着身体,步履艰难地朝那个小沙丘走去。不一会儿,他那摇摇晃晃的身影就消失在小沙丘后面。

几个小时后,这名商人几乎是爬着回到老人的桌子旁边。

看到商人如此狼狈不堪,老人显得很吃惊的样子:“怎么啦?难道你没有发现那个小饭店吗?”

“找是找到了,可是那个狗娘养的饭店老板硬是不让我进去,他说我没有系领带,他只让系领带的



跟经理要待遇

◆ 翟振祥(编译)

一位工人工作兢兢业业,勤勤恳恳。两年后,突然发觉自己一直没有升迁,没有加薪,甚至连一句口头褒奖也不曾得到过,心理不免有些失衡。于是决定找公司的人事经理讨个说法。经理静静地听他倾诉完心中的不满,微微一笑,说道:“朋友,你在本公司一天班也没上过呀!”

工人闻言大吃一惊,经理见状,问工人道:“一年有多少天?”工人答:“365 天,闰年 366 天。”

“一天有多少个小时?”“24 小时。”

“你每天工作多长时间?”“8

小时,从上午 8 点到下午 4 点。”

“那么,工作时间占一天 24 小时的几分之几?”“三分之一。(8/24)”

“一年按 366 天计算,三分之一时间用于工作,是多少天?”“122 天。”

“你周末上班吗?”“不上。”

“一年有多少个周末?”“52 个周六,52 个周日,共 104 天。”

“122 天减去 104 天,还剩多少天?”“18 天。”

“很好。我每年另外给你两个星期休病假事假。18 减去 14,还剩几天?”“4 天。”

“新年那天你上班吗?”“不上。”

“五一劳动节你上班吗?”“不上。”

“还剩几天?”“2 天。”

“圣诞节上班吗?”“不上。”

“国庆节呢?”“也不上。”

“还剩几天上班时间了?”“一天也没有了。”

“瞧瞧,一天班都没上,你还抱怨什么?”人事经理问道。

“对不起,经理,我现在才知道,敢情我这两年一直不劳而获,白白从公司领取工资呢!”工人恍然大悟。

急救室里的圣诞节 ◆ (英国) 柯蒂斯·迈耶 刘丽丽(编译)

急救室是一个气氛高度紧张的地方,一大群医生忙着抢救病人的生命。临终关怀从来都不是这里的专长。

故事发生在十月。一个寒冷黑暗的晚上,一个名叫马克的 84 岁男患者躺在电动护理床上。床的前半部高高地翘了起来,以至于每次他一点头瞌睡,下巴都会碰到前胸。一刻不停的挣扎呼吸让他筋疲力尽,睡眠呼吸机正费力地把氧气输送到他的肺部,越来越大的尖啸声宣示着他的挣扎正走向尽头。胳膊和脚由于不断采血化验变成了青紫色,可怜的马克看上去就像是刚刚经历了一场战争。静脉滴注的液体快速流入他的手臂。致命慢性肺病的可预见性发展最终顺应了它的自然

法则,马克已处于弥留之际。

马克的女儿克莱拉坐在他的床边,为他更换额头上盖着的湿毛巾,又调整了一下床边的风扇。他们不让我给马克的妻子打电话。“她有老年痴呆症,”克莱拉解释说,“会承受不住打击的。”于是,我打电话叫了外展护士萨利。那天晚上,萨利忙着应付整个医院各个病房的传唤,不过,我想让她先来看看马克,因为我觉得他可能撑不到明天了。

晚些时候,我和萨利同时到达马克床前,结果吃惊地发现牧师也守在那里。没有人知道到底是谁请他来的,不过我们猜测应

该是克莱拉给他打了电话。急救室的医护人员跟他淡淡地打着招呼,就好像他刚刚跳出自中世纪的时间机器,用他那低沉圆润的声音提醒我们“最后一刻就要降临”。谁都不曾想到,站在用尽一切办法抢救生命——或者至少延长生命的医生中间,帮助病人迎接那一刻到来的,竟然是一个局外人。也许是感觉到了这一点,牧师显得有点局促不安。我们互相笨拙地说着客套话,内心却像打翻了五味瓶。突然,马克一把拽下扣在他脸上的氧气面罩。

急救室里的仪器哗哗作响,宣告着死神的临近。马克大口喘

着气,声音异常微弱,但却清晰而干脆地钻入我们的耳朵:“我们一起来唱那首《齐来崇拜歌》好吗?”

他的话仿佛在急救室里扔了一枚炸弹,但是,每个人都清楚地知道那个不用说出口的规矩——病人的遗愿应该得到尊重和满足。在那样一间屋子里唱响那首特别的歌曲让人觉得滑稽而格格不入,完全不同的两种氛围像天空中的积雨云一样猛烈碰撞,在急救室里弥漫起一片几不可闻的雷声,轻轻颤动着。有那么一会儿,一切都仿佛凝住了。人们犹豫地互相对望。有一些人加入了进来。不过,我们的小角落却溢满了

圣诞节的欢欣。就好像乐善好施的圣诞精灵走出了狄更斯的小说,用他的魔法火炬照亮了周围的一切。我相信,即使憎恨圣诞节的小伙子也会被眼前的温暖深深打动。

“唱响天使的乐声,尽情高歌!”大家的歌声越来越高亢响亮——我们似乎听见了天使的声音!整个急救室里洒满了他们圣洁的光辉。

真的希望那一刻永远都不要结束。那天晚上的温馨曾让我在脑海中无数次回味,因为它给了我希望,让我觉得圣诞精灵会随时随地降临。让他来吧!送他一张你办公室的日票。记住,如果有一天你感觉一切都混乱不堪,那就是你最需要他的时候。